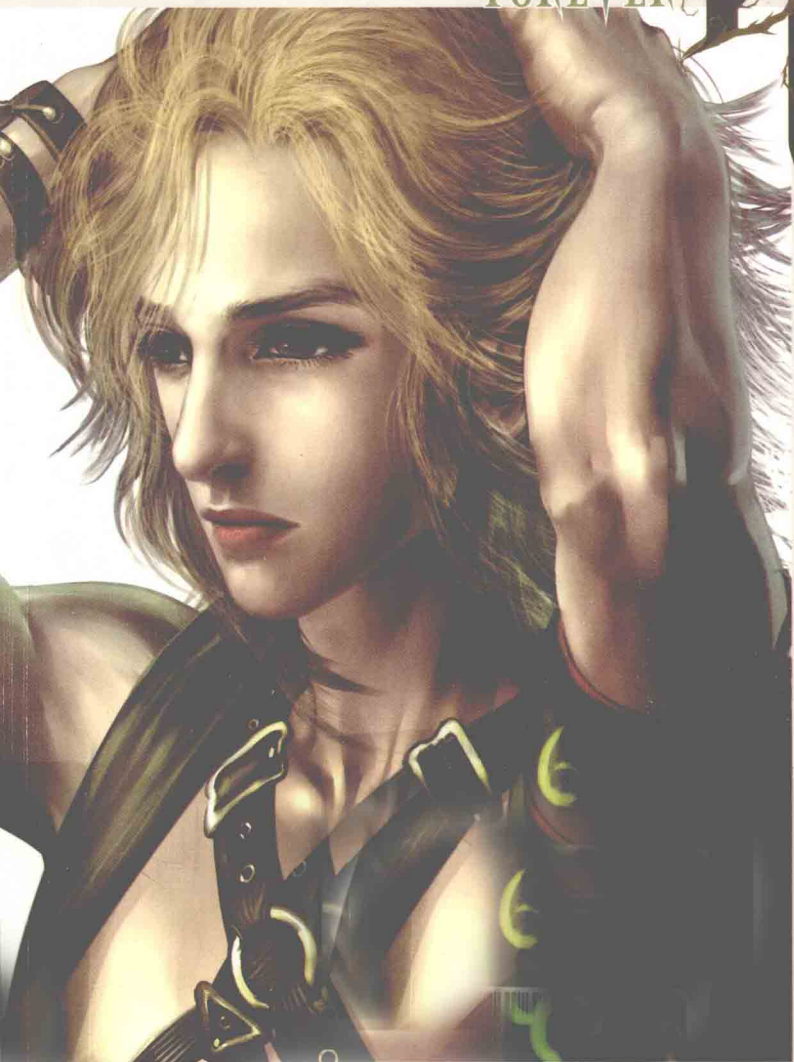


FOREVER NIGHT

IX



骑誓·丛林骑士的亡者征途

著 自由鸟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骑誓

— ❖ ❖ ❖ 从林骑士的亡者征途 ❖ ❖ ❖ —

自由鸟 著



PRODUCER _ JIN LIHONG LI BO JING M.GUO
CHIEF EDITOR _ CHEN XI FANG ZHAO / CONTRIBUTING EDITOR _ ZHANG JINGZI | FROM ZUI | / VISION ART _ ZUI Factor [zui@zuiactor.com]
COVER ART _ JING M.GUO ADAM.X | FROM ZUI Factor | / TYPESET ART _ CHU TING | FROM ZUI Factor | ILLUSTRATION _ ZHANG JING[FROM ZUI |
MEDIA COORDINATOR _ ZHAO MENG / PRINTING MANAGER _ ZHANG ZHIJIE
INTERNET SUPPORT _ SHANGHAI ZUI | WWW.ZUIBOOK.COM |



© ZUI 2011 上海最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 长江文艺出版社

献给深深畏惧、却勇往直前的你



骑誓

从林骑士的亡者征途

CONTENTS

███006.
█████	法师的怜悯007.
█████	隐形的闪电031.
█████	飞鸟和祖罗049.
█████	光耀的屠戮067.
█████	群星齐会聚083.
█████	莱昂的惊觉097.
█████	滴答滴答滴111.
█████	诸神的战场129.
█████	静谧的魅霎147.
███177.
最终的最初191.

【楔子】



——要去信……尼尼薇。

——信什么？莫德法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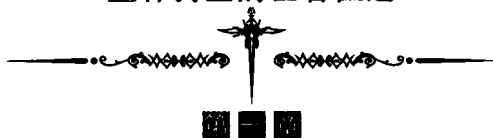
——信我们此刻所处的世界是真实的……我们都是活生生的，这一切并不是电光朝露，并不是梦幻泡影……因为很多人都以为青铜大陆并不存在。

——谁？谁会这么认为呢？

——青铜大陆以外的人，尼尼薇。那些人，无法相信世界能以这样的方式存在……

骑誓

丛林骑士的亡者征途



法师的怜悯

青玉般的光芒之物占据半个夜空，直逼到鼻尖前，

不敢睁眼，怕睫毛会被寒光所冻结：

仿佛轻轻伸一伸手就能触及。

仿佛你只要伸手穿透氤氲缭绕的稀薄气层，

指尖就能触摸到覆盖月亮表面的无边冰原，

以及冰原下盘踞起伏的亿万里连绵山脉：

坚硬和层叠，宛如雄壮的龙脊一般：

圆月照耀下，有人正策马狂奔。



没人相信月亮竟然可以庞大到这种地步。叫人惊骇。

青玉般的光芒之物占据半个夜空，直逼到鼻尖前，不敢睁眼，怕睫毛会被寒光所冻结。仿佛轻轻伸一伸手就能触及。仿佛你只要伸手穿透氤氲缭绕的稀薄气层，指尖就能触摸到覆盖月亮表面的无边冰原，以及冰原下盘踞起伏的亿万里连绵山脉。坚硬和层叠，宛如雄壮的龙脊一般。

圆月照耀下，有人正策马狂奔。

沿着吉尔嘉什湖上以人力堆砌出来的宽阔长堤，发疯般地朝摩纳城方向疾驰。

巨大月亮映照在波光粼粼的湖泊中，它和它的倒影连接成一对孪生双圆。长堤在夜幕中若隐若现。策马狂奔的年轻男子身形矫健，远远望去，就像驾驭着坐骑在两轮镜像月中纵身飞行。

摩纳城是夜巫族各部虔诚敬仰的神圣所在。是夜巫族五百年来毫不懈怠付出艰巨努力，融合月神赐予的魔法和凡人肉体抵达至极限的劳作，以无数灵魂和血

肉铸就的——水上圣城。

每一个月圆之夜，月光银粉般洒落在金属城墙上，吉尔嘉什湖波澜不惊的寂静时刻，你可以听见那些镶嵌灌注在桥梁、屋脊、廊柱里所有古老灵魂的吟唱。他们的生命从出生到死亡，都同这座城牢牢融为一体，艰辛，所以才骄傲，从未想离开。

年轻男子紧握缰绳，不停扬鞭抽打疲惫的马儿加速，再加速。虽历经一天一夜长途奔驰，他已同胯下黑色雄马同样虚弱倦怠，但那幽蓝瞳孔里分明闪烁出一种朝圣者才有的炽热和狂信的神情。支撑着他不倒，支撑着他枯林间烈火一样竭尽全力地燃烧。

那是为朝圣不惜付出生命的疯狂。

长堤尽头，巍峨如山的青铜城门森然耸立。

破空声起，一支黝黑铁箭呼啸着擦过年轻男子面颊，异常凌厉地钉在地上扎入土中，尾部还因余震而不停晃动。鲜血顺着面颊流淌下来，年轻男子仰起头蹙眉凝望城门上方。

十二名身穿铁甲面目模糊的守城军正拉开十二张强弓。他们的动作、臂膀的高度、指关节弯曲的程度，甚至连呼吸心跳都如出一辙。他们形同一人，十二支箭锋利的箭头齐齐指向年轻男子。

倘若有一丝异动，顷刻间就要了你的命。

年轻男子轻吐一口气，缓缓放松缰绳，慢慢伸手进甲冑贴胸内襟，抽出一样物事来朝守城军们举起。

以无数狰狞恶龙、骑兵勇士、浩瀚汪洋图案作装饰的青铜城门沉重开启了。好像蛮荒山岳裂开一道缝。

朵雅。浓密乌黑的长发全部披散下来，一直拖曳到象牙般光洁的骨雕地板上，蜿蜒得如同黑色山瀑。藕色手臂婴儿般纯净无瑕、纤细腰肢妖娆多姿，还有那形状姣美的胸和拔节春笋样颇长的腿……都在淡蓝薄纱下充满了诱惑地隐现着，任何一个男人看了，呼吸都会在瞬间停顿。

但自从七岁开始，世间就再没有一个男人能有幸看清朵雅。既是不敢，也是绝没有可能。

因为朵雅是月神的妻子，是不能为世间男子所见，被称为“月神妾”的贞女。

她七岁那一年就被从部落中选举推荐出来，睁着懵懂却明亮的幽蓝眼眸，被父母与族人虔诚跪拜恭献给月神，来到摩纳圣城贞女宫内，身负起侍奉神的重任。她要学习如何巧笑倩兮，如何素手织锦，如何满腔挚爱柔情，把青春俏丽的肉体 and 凡人微不足道的灵魂全部奉献出去，不留余地……只为邀得月神高兴。

即使月神从不穿凡人的织锦华衣，所有精心剪裁、缝绣染色而成的霓裳最后都成为王室贡品或国礼。所有久经调教驯养成的娇媚姿态，终其一生，直到垂暮耄耋也未必有幸能让神宠幸一次。但作为“月神妾”的贞女，从七岁那年被遴选而中的那一刻，就已经不再归属于自己或任何人。必须要甘愿忍受漫长日夜煎熬和孤独寂寞。因为身为神妾，就是夜巫族女孩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耀。

即便是黑夜，即便没有任何灯火，明晃晃的月光依然把屋子里映照得彻亮。

朵雅端坐在龙骨雕刻的梳妆镜前，凝望着镜子里自己的面容。不，她没有凝望，她并没有在镜子里望见自己绝世的容颜。她望见的只是记忆碎片，一些狂想，一些呐喊。三个月来，她一直心绪不宁。

她在等一个人。

这三个月来，每一日，每一夜，她都满怀着半是热切期望半是恐惧惶惑的心情等待。不知那个人会不会来。等待时间越久，胸中的渴望欲念就越滚烫，同时绝望和惊怖的感觉也越强烈……

月光，如潮水一般的月光正悄无声息越来越广阔地蔓延进屋里来。那些光芒就要攀爬到她的裙角和脚踝上了。朵雅悚然紧缩回腿来，仿佛那些月光是无数双要抓住她脚踝的手……

压抑在内心深处的矛盾挣扎几乎要迫使她放声尖叫出来。

朵雅猛地伸手去握住梳妆台边的发簪想把长发盘束起来，却不小心被簪尖刺破了手指。殷红的鲜血沾染在雪一般白的发簪上，美艳又令人不寒而栗。

朵雅用力捏紧发簪，逼迫自己去想些能令她镇定的事情。

比如这根发簪，乃是用一只金雕的眉骨打磨雕刻而成，比她摊开的手掌更长，微微弯曲，闪烁着黄玉般晶莹的微光。可以想象当它不是一根发簪，而是作为金雕眉骨时意气风发的悍然风采。可想而知这只金雕活着时体型有多么庞大。当它张开翅膀，可以遮云蔽日。当它俯冲捕食，连猛虎都难逃它的利爪和尖喙……这弯眉骨，曾经沾染过多少猎物从喉管中喷涌而出的鲜血啊。

而那只战无不胜的金雕，却被尼尼薇猎杀了。

哦，尼尼薇。



勇猛无敌的尼尼薇。孤身一人就可抵挡千军万马的尼尼薇。冷酷嗜血的尼尼薇。

微笑着，在月光下，为她精心打磨金雕眉骨做成发簪，送她做生日礼物的尼尼薇。

尼尼薇把满头新雪般洁白的及腰长发握成一束马尾，用野牛筋串联的黑曜石发箍紧紧扎起来。绷紧了面庞皮肤，牵扯得眉梢眼角也斜斜飞吊起来。奇怪的是即使发色纯白，她的睫眉却依然浓烈如夜一样黑。黑色剑眉和鸦羽般飞扬的睫毛之下，碧绿色眸子寒气逼人，哪怕在最炎热的夏季，就在烈日之下，看上人一眼，也能让对方一直冷彻到五脏六腑里去。

轮班守更的小弟子们已经将大沙漏翻转了三次，小沙漏翻转了三十六次。就是说，他们俩已经在小神庙的殿堂里面对面冥思打坐三天三夜了。

这三天三夜里，莫德法师一次也没有睁开眼。他静默地审视着自己体内的宇宙，就如同抬头仰望身体之外浩渺无边的庞大宇宙。

日月轮转，星辰覆灭，海枯山移……所有的命运盛衰、繁荣伤竭都在意识中演化。三个时辰也就是三天，三天也就是三年，三年也就是三个世纪，三个世纪也就是三个世界大纪元，三个世界大纪元也就是三替宇宙从初生到毁灭的时间。也就是三个顷刻、刹那，和须臾之间。

时间和空间可以说是实体，也可以说并不存在。可以说并行，也可以说统一。可以说独立，也可以说合聚。无数个宇宙以反复包裹的形式里里外外、层层叠叠地运行着。

苗草沾染着露珠，虫豸咀嚼着苗草，斑鼠吃掉了虫豸，蟒蛇吞噬了斑鼠，苍鹰捕食了蟒蛇，人子射杀了苍鹰煮肉而烹……饱食的人端坐在神殿之中，神殿琉璃瓦屋顶历经风霜雪雨披星戴月，日月运行在这一寰宇之中……如果你睁眼去看，会发现这一寰宇却不过是异端彼岸边一株苗草上的一滴露珠而已……

莫德法师睁开了眼。

盘腿端坐在他对面拈指冥思的尼尼薇却还在试图泅渡到彼岸。

莫德法师笑了笑，这是孩童才有的纯真笑容。即使在沟壑横生的褶皱皮肤之下也依然令人莞尔。

“尼尼薇，你还是醒了吧。”

尼尼薇不为所动，她的眉头极其轻微地皱了皱。

莫德法师哈哈大笑，“即便你紧闭双目，但你的眼仍然没有看到自己的心。

我俩对面而坐，相隔三法杖的距离，三天来我都可以感觉到从你身上如同利箭般四射出的寒气。道法自然，你还小，何必对自己要求那么高呢。天理即人欲，顺其自然吧，尼尼薇。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成天都在斗鸡撵狗，净干顽皮捣蛋的事情呢，哈哈哈哈哈……”

尼尼薇无奈地睁开眼，冷冷瞅了瞅面前已经一百零六岁高龄，却还顽劣不止的莫德法师，“……”

“你依然执我，就到不了彼岸……”莫德法师轻轻说了一句，旋即又张开缺齿少牙的嘴大笑起来，“但细想想呢，彼岸同此岸也毫无分别，偏要去干什么啊？哈哈，来来来，尼尼薇，背我上屋顶，我们一起躺着看月亮去。”

尼尼薇把莫德法师掬在右肩上，踩着神庙外山墙和廊柱上凸起的金属浮雕像边缘，轻轻松松几下兔起鹘落，转眼就跃上了屋顶。

“法师，在我出生的时候，您也曾经这样掬过我到神庙屋顶向月神祈福么？”

“那当然了，尼尼薇，那时候我才九十岁，还年轻嘛。”

“法师，您年轻时是什么模样呢？我是说，您像我现在的年纪，十六岁的时候……”

“帅啊。帅到月神都忌妒我的英姿，唯恐她的神妾被我迷惑不再守贞洁，所以才不允许我做大祭司嘛。”

“……法师啊，您什么时候才能说一句正经话呢？”

“——明天吧。好吗？暂定明天。”

“……服了你……”

流银泻地的月光给屋顶每一片青铜瓦都镀上了一层银箔。月光就像一床棉被，只是徒具冰的温度。

“法师，您真的看见过月神么？”

“当然，尼尼薇。你同月神很有几分神似之处。我并不是说容颜外貌，而是气息。你们都同样寒铁般冰冷，刀刃般锐利，虽然具有人一般的形体，却几乎没有人心的软弱、怯意、痴狂、迷恋……”

尼尼薇伸手揽住莫德法师的胳膊，把面颊紧贴在他衰老的肩膀上。只有此时，她的面容才像一个十六岁少女所应有的那样流露出一丝甜美笑意。

莫德法师孩童般毫无机心地微笑，仰望同巨月对峙的灿烂星空。深紫色夜幕下，星子如同碎裂宝石，排列出充满玄机的天象。他总是能从月芒星象中看出天

地诸多变化。就如同尼尼薇出生的那一夜，他告诉她父亲，这小女婴可能是夜巫族一千年来最强的战士……此刻， he 知道自己是海洋，身边的少女正徜徉在他的潮汐和波涛之中。

他会竭尽所能，在有生之年包容她所有的游憩。

观望她的成长，她将葱郁如阿基拉迷幻森林被赋予生命和魔力的冈米拉巨树，承受每一滴雨露，吸取每一米艳阳，经历每一场风暴，在每一轮洪灾中被浸淫，但最后坚强生存下来……尽情地散开枝叶绽放花朵，奔放命运轨迹，自由狂妄地生长。

她还没有经历、无法想象的事情，他都已经是如指掌。就如同铺陈在手心里的纹路，每一个细节和交错都清晰可见。但所有一切，她都必须自己去经历。他要做的就是尽可能活得持久。

在她需要的时刻，微笑着挺身而出。

急促的马蹄声由远及近，到了小山坡下戛然而止，随后有人翻身下马，一路疾奔上来。

一名汗流满面的信兵站在破旧小神庙门前的图腾柱下躬身行礼，随后急切地仰头向尼尼薇稟报：“侍卫长，有人星夜兼程远道而来，深夜进入摩纳圣都。他来自尼普尔王城，称有十万火急之事要入贞女宫，觐见拜谒月神……他，是个男人……”

尼尼薇猎豹一般敏锐地跃下屋顶，目光如电，面对信兵厉声道：“挡住他了么？”

信兵面露尴尬为难的神色，“……我们未敢。他手持王的琉银信令……”

信兵只觉得眼前人影一晃，守护贞女宫的侍卫长尼尼薇已经一股旋风般吹下小山坡青铜石阶，翻身骑上他的马，箭一般驰离出去，一路远远高喊着：“……法师，对不起……我先走……阿克苏，你负责把老法师从房顶上安全抱下来……千万小心……要碰了擦了……我就把你贬去黑流监狱做看守……一辈子！”

蹄声远去，尼尼薇纵马狂奔的身影很快消失在月光倾洒下的群巷之中。信兵阿克苏耸肩咋舌转过身来，赫然看见莫德法师就站在他身后咫尺笑盈盈地看着他。阿克苏吓了一跳，大叫道：“……法师！您怎么……自己下来的？！”

“——因为我其实还没那么老吧。年轻人……”

莫德法师长久地眺望着尼尼薇身影消失的方向，遥指月亮，那也是月神妾们居住的贞女宫所在的方向。同他一百零六岁苍老面容完全不相称的清澈的幽蓝眼

眸里，慢慢浮现起一种近似怜悯的神情。

帕达莱基高高擎起手中王的琉银信令，一路畅行无阻，顺利通过摩纳圣城卫城大门、外环城门、中环坛门。抵达拉墨轴道前时，遵循神旨和王典的亘古约定，跨下马匹徒步行进。太久骑马奔驰麻木了他的膝盖，致使他重重跪倒在尘土里，浑身骨骼都震得生疼。但抬头望见明月照耀下高耸的碧落双塔森严的宝顶，知道双塔之下环绕的就是千百年来没有一个男子可以进入的贞女宫所在。

一丝微笑绽上了唇角，帕达莱基眼中炽热的火苗愈发热烈地燃烧起来。

漫漫千米轴道，青铜铸就的数十尊高大守护神兽，或狰狞或勇猛地静静伫立于轴道两侧。帕达莱基目不斜视，不去看它们充满了威吓的爪牙与面容，凝神提气疾奔，很快到达以千根乳色象牙作装饰的朔月门前。

此刻，一天一夜不停歇的七百里丛林与荒野的行程就要抵达尽头。不，是三个月煎熬般的炼狱即将宣告破除。是十一年来从十一岁起至今全部思念牵绊的长线终于一寸一寸地收回来，那只记忆中的纸鸢就近在指尖前方了。

帕达莱基伸手叩响了朔月门上巨大的铜环。这扇门背后，还有一条百米长、四米宽的狭窄甬道，由一百零八名强悍的侍卫轮流值守，每一轮日班三十六人，每一轮夜班十八人。

只要活着通过甬道，就可进入贞女宫。

是的，只要活着通过甬道，就能见到。然后呢？当然是带她走！

门环叩响，两名侍卫威严低沉的喝问声自门内隆隆响起，“来者何人？何事叩门？！”

“尼普尔王城，七星连骑禁卫军帕达莱基，谨凭王亲手御赐的琉银信令，身负极其机密之要事，必须立即登碧落双塔拜谒月神。事关全族安危，十万火急！”

轴轮转动，随着一声清脆的金属拔门声，朔月门隆隆开启。

四名昂藏七尺身披铁甲全副武装的侍卫出现在门后。四人神情悍然如山，看不出丝毫喜怒哀乐。一人合礼后双手恭接过琉银信令验看，微微点头，“确是王的真令不错，有大祭司亲手封印的如月徽。”但随后他把信令递给帕达莱基，四人异口同声道：“但你不可进入。”

没有人可以进入贞女宫。即使是这些立誓以每一滴鲜血、每一次呼吸捍卫守护贞女宫的侍卫，也不可触摸甬道尽头那扇通向贞女宫的暗月门。作为男性的触摸者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死路。

帕达莱基眯眼望了望高耸在天际下的碧落双塔，和塔后那轮已渐渐升向高空的圆月。时间恐怕无多了。当月亮西沉，黎明第一缕曙光映照到塔尖之时，另一轮班次的三十六名侍卫就将前来替换值守。人数是当下的两倍。那时要突破甬道，只怕艰难程度更要提升数倍。

虽然大祭司也曾经说过，之所以夜晚守护贞女宫的侍卫人数比白天少，是因为夜晚有月神魔力为侍卫的防护阵法提供强大盾力。但百年来，从未有人见识到月神侍卫使用过一次防护阵法。因为无人闯宫。

也从没有人亲眼看见过伟大的月神降临。

也许，青铜北陆聚集的人族部落间流传的“谣言”是真实的。世间原来并没有什么神！那只是古人对无法解释的魔力元素擅自加以拟人化的结论！魔力元素空气般游离遍布在青铜大陆各个角落，所有潜心修炼的人都能够或多或少地掌控！仅此而已！

世界到了应该改变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为了权力利益，为了王朝更迭。有的时候是为了世人难以理解的一根情弦。为了童年时掌心里一只破损的纸鸢。过往已经既定，那只有改变未来……

年轻的帕达莱基抬起头来，朝四名侍卫好看地微笑了一下，“如果我坚持，一定要进去朝圣呢？”

被大地和天空中的异动惊醒的贞女们在寝宫内四处奔走。年纪最小的那批女童今年夏天才刚刚遴选入宫，懵懂未知，只是睁着迷蒙的双眼，任由年长的姐姐们牵在手里抱在怀里，去寻找各自相熟的姊妹。即使是一贯严厉的年长的训导嬷嬷们一时也无法喝止住这些年轻女孩，让她们安静下来。

她们的世界太过静谧了，所以一旦兴奋，所有青春血液就都奔涌起来，再难被强行压抑。

朵雅披散着乌黑长发，一路赤足奔跑过洒满了月光的中庭花园廊柱走道。平日里，长廊两侧白纱随风飘扬，如同无数身形曼妙的女子悠闲散乱地随性舞蹈。而此刻，所有的白纱都鼓胀得如同风帆一样，千篇一律地朝同一个方向震颤着，仿佛有无数只隐形的手把它们牵扯成这副形状一样。

气压。

强大气压仿佛一堵透明的墙体，从暗月门前方的甬道方向推涌过来。那是贞女宫唯一出入的通道。

耳鸣得厉害。难怪刚才谁都听不见谁的尖锐叫喊，只能看到混合了惊惧兴奋好奇各种神色的姊妹们快速张合的嘴。花园里所有的花草树木乍一看似乎没有任何异样，但只要轻轻触碰，就会发现它们像受惊的人一般，躯体失去了应有的柔软度，变得僵硬如铁。

“有人闯宫！”

“什么？！”

“有人正试图闯入贞女宫！”

从后面奔跑着赶来的美农紧紧拽住朵雅的手臂喊叫道。此时她们的耳朵终于稍微适应了一些。可以勉强听见对方在说什么。

“你说……有人……闯入贞女宫？！”朵雅浑身都剧烈颤抖起来。

“是的！我刚才听蒙嬷嬷说的！她是最早听见动静的，然后第一个赶去暗月门张望了一下。有人要闯宫，侍卫们正同他对垒——”

朵雅反手一把握住美农的臂肘，嘴唇变得雪白，仿佛所有的血液都凭空蒸发了，“他……几个人？”

“一个人。据说只有一个人。所以蒙嬷嬷呵斥大家全都回去睡觉。那不知天高地厚的一个年轻人，很快就会被侍卫们收拾掉。如果他束手就擒，也许还能留下一条命。如果他负隅顽抗……”

“那会……那会怎样……”

“当然会被杀掉！所以我们赶紧去碧落塔上看！再晚可就来不及了——”

美农兴奋地说着，完全把平日受到的幽静贤贞的仪表素养抛之脑后，拉着朵雅继续朝长廊另一头跑去。

朵雅却已经全身瘫软，呆呆地跌坐在地上。甜蜜喜悦同惊恐绝望交织在一起，并喷到一个沸点。

他果然来了。他果然来了。

三个月前，朵雅同另外三百名姊妹一起，在重重守护下前往尼普尔王城庆贺王后诞下麟儿，代月神送上保佑王室子孙昌盛的神圣祈福。就在焚香缭绕、齐声颂祷的献祭典礼上，朵雅听见有人在自己身后轻声呼唤：“紫鹞……你是紫鹞吧？”朵雅心头大震，这是她七岁前作为“凡人”时的小名，谁会知道？谁会记得？况且自己此时和其他三百名月神妾一起，穿着一模一样的纯白曳地裙服、明黄亚麻披肩，头戴白色鹰羽作装饰的三层纱及膝帽笼。谁能够穿透层层面罩和十一年流沙般的岁月来呼叫她的乳名？

朵雅轻微回眸，瞥见不远处一双跳动着喜悦渴慕光芒的纯蓝眼睛，年轻英俊